



刺客之怒

疯丢子

3



CI KE ZHI NU

继《颤抖吧，阿部》后
《刺客之怒》完结篇 强势来袭

那些被掩盖在历史之下的故事，
且听作者娓娓道来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冷门奇才
疯丢子
人气之作

刺杀 = 正义？

历史 ≠ 现实？

纠正了秦汉历史，经历了盛唐风云，现代小刺客携搭档来到明朝，周旋于郑和等历史名人之间，

不畏生死诛杀企图扰乱历史的同门，将脱轨的历史扳回正轨。



CIKEZHU

刺客之怒

瘋丟子
著

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刺客之怒. 3 / 疯丢子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108-7180-1

I. ①刺… II. ①疯…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22770号

刺客之怒3

作 者 疯丢子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3.5
字 数 429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180-1
定 价 38.80元



目录

CONTENTS

第 1 章	001	第19章	107
第 2 章	006	第20章	113
第 3 章	013	第21章	119
第 4 章	018	第22章	125
第 5 章	024	第23章	130
第 6 章	029	第24章	135
第 7 章	035	第25章	143
第 8 章	041	第26章	149
第 9 章	047	第27章	155
第10章	055	第28章	160
第11章	061	第29章	167
第12章	067	第30章	173
第13章	073	第31章	180
第14章	080	第32章	188
第15章	086	第33章	195
第16章	092	第34章	200
第17章	097		
第18章	103		



目录

CONTENTS

第35章	205	第53章	317
第36章	211	第54章	323
第37章	218	第55章	329
第38章	224	第56章	335
第39章	229	第57章	343
第40章	234	第58章	351
第41章	240	第59章	357
第42章	246	第60章	363
第43章	252	第61章	369
第44章	258	第62章	375
第45章	263	第63章	380
第46章	271	刺秦·番外1	388
第47章	276	刺秦·番外2	402
第48章	284	刺秦·番外3	407
第49章	290	刺秦·番外4	412
第50章	296	刺秦·番外5	417
第51章	303		
第52章	309		

左颜是说过他们可能遭遇战场，但是她绝对没想真的遭遇战场！

鹤唳一脚把她踩进泥坑里，随即自己趴下来抱着她滚到了一边，刚停下来就听到头顶一声惨叫，一具脖子上插着箭的尸体倒在她面前。

尸体大睁的双眼与左颜正对，近得她能闻到这男尸嘴中飘散的口臭，吓得她当即噉一声尖叫起来，突然后领一紧，她再次被提了起来。

鹤唳抓着她的领口闪躲了几下，一抬手接过一旁青山不知道什么时候缴获的长枪，啧了一声。

“红的宋？白的金？”

一阵惊魂过后，左颜好不容易收回神志，定睛一看，发现他们赫然在战场的中央。两拨人正在一座城外混战，人叫马嘶，干戈满地，他们的出现居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或者说注意到的人都已经死了。

青山是最先反应过来并挡在他们前面的，他对这个场景的融入简直快得可怕，转眼间左右挥出两刀，便已经夺过了两把长兵器，一柄自己拿着，一柄扔给鹤唳。

战场上任何精致的武器都是没有用的，鹤唳也适应得飞快，带着左颜躲过第一轮危险后也抓着长枪护住她，又问了一遍：“红宋，白金？”

混战的兵士赫然有红白两方，身穿红色皮甲、头戴红缨帽的士兵尚看不出名堂，而穿着白衫、戴皮头盔的那方分明就是异族长相，左颜基本不用分析就断定：“红宋！”

鹤唳高呼：“红宋！”

青山当场一枪扎穿两个金兵。

“看清情况！”鹤唳开始带节奏，“时间，地点，人物！”

左颜立刻往城墙上看去，城楼上的牌匾破损厉害，城楼也破破烂烂

的，但她还是自脑中翻出了相似的照片，大叫：“开封！”

“具体情况！”

“刚落地，看不出！”

“……”鹤唳深呼吸表示理解，手上不停截杀着不长眼的金军。他们三人本来穿着白衣，没一会儿就浑身浴血，鹤唳还嫌不够，趁空在地上多滚了两圈。

就算再怎么培训，大开大合的战场搏杀依旧不是靠关门训练就能训练得出来的，大部分士兵的招式只有两招，挥和挡，那么作为对手，鹤唳就算翻出花来也只能用最简单的招数来回击，于是拼的就只有快和狠。

鹤唳打心底不觉得在这样的混战中自己有优势，她并没有杀红眼，也还没产生家国仇，理智在这时候反而成了绊脚石。

旁边的左颜念念有词：“开封在1140年就一直是前线，但是现在我完全看不出谁在攻打谁！它一直被金宋两家占来占去……得搞清楚是不是宋兵在打开封呀！如果定位的是1141年没有错，那这个时候开封不在宋的手上啊！”

“你难道要我抓个人问问是谁攻打谁吗！”鹤唳无法冷静了，她的长枪被一个金兵的弯刀拦腰砍断，长枪顿时断成两截，她耍了个棍花，一左一右扎穿了两个金兵的胸后，终于没有金兵不长眼地过来找死了。

她放眼四顾，城墙前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密密麻麻都是人，显然已经打了很久，早就你我不分，连士兵自己都晕头转向，更别说他们这群半路杀出的外来客了。

“锵！”耳边一支箭忽然被一把弯刀挡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缴获了一把弯刀的青山转头劈开一个金兵的胸膛，冷声道：“宋兵在攻城！”

他看出来了！

就在此时，开封城楼上忽然传来阵阵号角声，有红黄的旗帜每隔几米就在城墙上舞动，随着号角的响起，开封城门大开，隐约可见更多的金兵自城内涌出，可来得更快的，却是来自战团两翼如天降一般的金军骑兵！

他们大声咆哮着，手举弯刀和弓弩，骑着马奔涌而来，如沙漠上的黑沙暴一样汹涌残暴，裹挟着势不可挡的气势！

宋兵攻城！可宋兵在城前被包围了！

这是什么情况？宋兵的骑兵呢？！这分明是一场力量不对等的战斗！

“这到底什么情况？”鹤唳要炸了，“有这个记载吗？！”

“我说了这是前线！”左颜更崩溃，“如果宋兵这场战争没以少胜多，怎么可能登上史书？”

“那到底是撤还是留？！”鹤唳问完就自己决定答案了，“撤！留着必死！”

就在她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一阵更为高昂的喊杀声忽然自周围响起，这是混战中的宋兵在呐喊，他们似乎完全不知身处绝境，抑或是这绝境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凶性，在敌群中砍杀得更为疯狂：“杀啊啊啊啊！”

这一下混战的双方终于有了明确的动向，本应该士气大跌的一方陡然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凶悍。战团中的金兵被惊到了，猝不及防之下竟然被砍瓜切菜一样屠了一轮，回神时宋兵居然把战线又往前推了几尺！可此时两翼包夹过来的金兵骑兵已经近在眼前，转眼就纵马冲入人群，居高临下地开始收割宋兵。

左颜一直被鹤唳还有青山好好地护在中间，看到这一幕心神激荡，几乎不能自己。她又怕又喜，又胆寒又兴奋：“大宋！鹤唳！这就是我们的大宋！鹤唳啊！你看！”

“你的大宋在自杀！”鹤唳完全不为外物所动，她拉着左颜开始逆流而上，这分明是一次自杀式的进攻，周围的宋兵显然早就知道自己没有退路，而他们最光辉的死法就是死在离开封最近的地方，此时她终于分辨出来了，开封在北！他们在逆流向南！

“快走！”青山在场中游刃有余，他的战技显然没有拘泥于刺杀术，反而更像一个久经战阵的沙场悍将，转眼间已经换了好几轮武器，从来不会让自己手里的武器有丝毫卷刃和损伤，在装备上一直处于上风。他护着两人逆行，沿途也有略微清醒的宋兵投来鄙夷的眼神。

“飞将军威武！”左颜被拉着，突然振臂高呼了一声。

周围没什么反应，宋兵继续往前冲杀。

她以为自己喊错了，又喊了一遍：“岳将军威武！”

“杀！”只有机械的喊杀声回答她。

“不是岳飞的兵！”左颜如此断定，“不是岳家军！”

鹤唳很佩服她临战钻研的精神，可在这混战中拖着个“战五渣”脱战真的不是一般的累，连青山都已经额头见汗，一路踩着金兵的尸体撤离。

金军的骑兵在战团中穿梭而过，转头准备杀个来回，就在不远处的骑兵掉转马头的时候，青山忽然往后看了一眼，正对上鹤唳的眼睛。

鹤唳点点头。

两人脚步一顿，杀掉两个身边的金兵后，正等到一个骑兵骑着马挥着刀向他们冲来，两人压着左颜一矮身，躲过刀锋的同时，青山伸手，鹤唳再跳起来在他掌上一蹬，借力跃至半空，一个翻身站在马屁股上，双手抓住那个骑兵的头顺着惯性往前一掀，手上还利落地一抹，那骑兵颈间喷溅着血液被掀下马去。

鹤唳抓住缰绳一扯，青山立刻把左颜托起放在鹤唳身前：“走！”

“你怎么办？！”左颜焦急地道。

可鹤唳动作果断，一只手握着缰绳，一只手拔出马鞍上的备用弯刀，一路砍瓜切菜，摆脱几个注意到异状的金军骑兵，一路马不停蹄地冲出战团绝尘而去，转眼就没人了南边的树林。

左颜被这体验刺激得全身都快痉挛了，脑子居然还清醒着：“青山！青山怎么办？”

“你去救他？”鹤唳毫不停歇，继续驱马前行。

左颜咬牙：“至少等一下啊！”

“在这儿停和用双脚跑出来没什么差别！骑兵很快会追上来！你再吵我扔你下去了，你有问题就自己去找答案吧！比如为什么那群宋兵不跑不撤！因为他们跑不过骑兵！记住，你的大宋在给你殿后！想浪费这个机会你就继续吵！”鹤唳压着左颜伏在马上，脚下用力地夹马肚子。马儿吃痛，在林间越跑越快，终于在舌头都伸出来的时候被鹤唳勒停。

坐在全力奔跑的马上，那体感与坐着一辆敞篷跑车差不离，左颜被狂风和颠簸弄得整个人都不好了，此时只能像条死狗一样下马趴在地上。

她还在想，神经质一样地想：“不是岳家军，南宋还有哪支队伍会有这个风貌？难道是韩世忠？不对，他在江苏镇守，不可能来这儿！那是谁？不可能是张俊，张俊不是好东西！”

“这是支杂牌军。”鹤唳在旁边摸着马毛，摸了一手汗。随即她开始翻马鞍上的袋子，里面都是些没什么用的东西，还有一袋子圆润讨喜的鹅卵石，都带着奇特的色彩。她观察了一会儿鹅卵石，忽然笑了一声：

“嘿，这还是个爸爸呢。”

“嗯？”

“一看就是给自家小孩搜集的小玩意儿。”鹤唳掏了掏，果然从马鞍下面掏出了一个打磨了一半的小弓，“哦哟哟，手艺不错！”

左颜怔怔地看着，想说那是金兵、是敌人，可转念一想，这些敌人在未来也是和他们手拉手唱“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的同胞，心情就异常复杂。

她不愿再往这方面想，问：“你说他们是杂牌军？”

“嗯，武器很不统一，训练很业余，很多人备用的武器都是柴刀和镰刀，枪和大刀用得很不熟练……”鹤唳历数着，“大体观察我没青山有经验，但这些还是看得出的，感觉像农民军。”

“忠义军！”左颜笃定，“北方的忠义军！绝对是！”

“这就对了！”她激动地站起来，腿一软，她强行站直，绕着马蹒跚地走起来，“没错，你说得没错，这是民间军队，北方忠义军！北边沦陷后冒出来的民间抗金部队，一直和岳飞配合着！有一阵子攻打开封逼得金军的将领兀术逃离开封！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她既兴奋又难过，“我知道了，岳飞肯定已经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了，否则他不可能放着忠义军在这儿不管。忠义军孤掌难鸣，真的孤掌难鸣，他们只能拼一把。他们以为占领了开封，岳飞便可能被派回来驻守，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君要臣死，君要臣死啊……”她不禁流下了眼泪，“天，这是岳飞死前，开封的最后一战了。”

她红着眼眶抬头：“岳飞再也没能回来。”

“嗯。”鹤唳越过她望着远处，密林深处马蹄声响起，青山骑着马渐渐走近，他垂着头，姿势奇怪。

左颜毫无察觉：“这应该是1141年八月左右，气温也正好合适，如果我们现在去临安，有可能找到岳飞的踪迹。”

“如果赶不及呢？”鹤唳往前走了两步，紧紧盯着骑马靠近的青山。

“那就直接改道往淮西，岳飞最后一次抗金的地方，在明年二月！”

“去淮西。”鹤唳说着，忽然拨开左颜飞奔过去，堪堪接住自马上滑下来的青山。

他的背上左肩处深深地扎着一支箭。

忠义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过来时，鹤唳三人到达了盘坳村。

他们处于开封到临安的必经之路。周围的山村，前阵子刚被岳飞收复回来，因为饱受战乱之苦，穷得叮当响，被来回抢了几次后，已经完全麻木了。

鹤唳和左颜一路带着青山循着炊烟过来时，看着这个山村破落得和废墟一样，觉得没什么希望，谁知多走了两步，还是看到了人烟。老弱妇孺在破旧的房屋间穿行，见到他们，先是有些慌乱，待看清他们是汉人后，便再没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各自闭紧了门户，一双双充满警惕的眼睛从窗棂间望出来。

鹤唳牵着驮伤员的马，还拿着行李，左颜自觉应该挑起大梁，找到一个看起来还算靠谱的房子敲开，果然里面住的是村正，虽然只是个老人，但言行总是比其他村民有范一点，两人便交谈起来。

路上被鹤唳暴力处理过伤口后，青山仿佛受了场比中箭还重的伤，一直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两女一男同行总要有个说法，两人便自行决定了身份关系：青山和左颜扮夫妻，鹤唳与青山做兄妹。

这是鹤唳单方面决定的，而且理由充足。

她与青山都会功夫，而且一看就系出一门，做兄妹或者师兄妹都好说。而左颜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如果不是嫁进来的，基本和他们二人的生活没有交汇的可能。

至于备用的一主二仆或者逃难同乡什么的，一经提出比对之后，似乎真的没第一个方案好。

看着昏睡的青山，左颜深深觉得自己接下来的时间会遭受凄惨的精神霸凌。毕竟她已经见识到了青山对鹤唳的痴汉程度，她搞不明白这个看起来很正常的男人怎么会看上鹤唳。

对于不同的身份，他们都有准备好的一应文牒，宋朝的户籍文牒究竟长什么样，当然没有实物保留至今，于是研究院请了全国最权威的专家，借各种名目开了几十次研究会和比赛，颁奖无数，才最终拟订了最有可能的样子，做了模板，留了空，他们一旦决定好就可以直接在相应文牒上填上名字。

左颜路上得到过鹤唳的传授，尽量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他们要借宿的意思。村正连文牒什么的都没要求看，随便给他们指了个靠山的破房子，说那家人绝了户，早死完了，让他们自行解决。

两人齐心协力把青山挪到唯一一个炕上后，便开始一里一外地折腾。

左颜常年独居，打理起房子来得心应手。鹤唳则看了一眼眼前郁郁葱葱的苍翠群山，一头扎了进去，傍晚回来，抓了一只肥硕的山鸡、一只小野猪，还拎了一袋子蘑菇野菜。

她拿半只小野猪问村正换了一小袋粗盐、一小袋玉米面，借了锅碗瓢盆，回来便开始生火做饭。

那点玉米面完全不够三个人按平时习惯吃一顿，但是与剁碎的鸡肉和野菜蘑菇炖成一锅，加上鹤唳撒盐放调料一点都不留手，到了暮色沉沉之时，已经香飘十里，令人垂涎欲滴了。

小野猪则直接被剥皮下水，抹盐巴晒着，这时候也讲究不了什么健康不健康了。

左颜手上不停，看鹤唳哼着歌儿里里外外地忙活，破落的小院子中转眼就人气满满，她越来越佩服当初项目组选定鹤唳的先见之明了。

这姑娘虽然资料上说常年独行、性格不定，甚至还有多年配镇静剂的记录，但是综合分析后，专家还是决定起用她，全因老门主一句“她属蟑螂的”。

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她的生存能力都是顶尖的，现在看来果真如此。

“他醒过没？”鹤唳忙得差不多了，嘴里叼着根野草，手里拿着个缺口的破碗晃了进来。

“不知道。”左颜就算没跟着打猎，也累得腰酸背痛，席地而坐，抬头看青山，“我偶尔看看，他动都没动过。”

鹤唳看了两眼，吐了野草：“动过了，舒展过手肘了。”她走出去，

“叫醒吧，吃了饭再让他睡。”

“咦？哦！”左颜正要去叫青山，却见他已经睁开眼，“咦？已经醒了啊！”

“嗯。”青山看起来竟然有些消沉，他单臂撑起来，坐在炕上，闷闷不乐。

“那个，青山，你感觉好点没？”刚问完，想到鹤唳处理青山伤口的样子，那情景之残忍，左颜不禁噎了一下，后怕地吞了口口水，“哦，大概还有点疼……为了不让你发炎，只能把刀烧红了再切，你应该明白的，我就不说了。”她又头皮发麻了。

“无妨。”青山还是很懂礼貌地朝她点点头，眼睛往外望了望，又垂下头，“对不住，耽误你行程了。”

“没事没事，我现在时间上不急，只要好好筹划一下就行。你好好养伤，千万不要心急。”左颜连连摆手，心里纠结着要不要跟青山说他俩“被成亲”的事，就听鹤唳在外面兴高采烈地号了一嗓子：“哥！嫂子！来吃饭啦！”

左颜和青山怔怔对视，片刻后她讷讷地道：“鹤唳说，我和你扮夫妻比较合适，她和你会差不多的功夫，做兄妹好……”

“差不多？”青山竟然纠结这个词，眉头皱起，“差得多，便能做夫妻了？”

“你的重点是不是不大对？”

“我理会的。”他又郁闷地低下头，“有劳你了。”

这弃犬的样子别摆给我看啊！左颜在心里呐喊，左思右想之后居然安慰他来：“你放心，宋朝规矩很多的，夫妻是相敬如宾的，我俩不需要很亲密！倒是兄妹……呃，虽然也八岁不同席，但如果感情好点，那个，哎……”她很想说句“偶尔搂搂抱抱也是可以的”安慰他，但其实真的依然不行，也不知道他对男女大防这些看得重不重……等等……

他来自战国……

咦，中国如果还有什么时候男女风气最开放，非那个时候莫属了，毕竟那时候百家争鸣，儒学还没盛行，《诗经》反而处处留情，说不定根本没男女大防这个概念，喜欢就去追！

所以其实在场最应该玩得开的是面前这个看起来最正经可靠的男人

吗……毕竟她和鹤唳都是在儒家氛围下长大的！

好可怕，所以她一个下午到底是在心虚什么啊！

她一个单身狗女博士凭什么觉得自己玷污了来自战国的纯情男啊！

青山还是彬彬有礼地忍痛听她讲话，那眼神纯良认真，仿佛真的在等待安慰似的。

见左颜突然闭嘴，他也不追问，垂头继续失落，直到鹤唳再次大喝“不出来吃饭我吃了你们啊”，他才有了动静。

“你坐着，我给你端来好了。”左颜下意识地照顾病人。

青山却摇头，利落地下床，仿佛没受伤的样子。外头鹤唳见他出来了，也没有什么意见，早已在地上放好了锅碗，自己率先盛了一碗吃起来，一边吃一边总结：“这个山上啊，没什么大型野兽，感觉已经被扫荡过，还有屯过兵的痕迹，我看如果金军要继续向前，肯定是会来这儿驻扎的，毕竟这儿地形不错，易守难攻。”

对于这些，左颜只有听的份，闻言便问：“那怎么办，如果金军真的来驻扎，我们走还是不走？”

“随便咯，这里的人看起来都是被转手好几次的，全是老弱妇孺，男丁大概都死光了，如果把青山藏好，就我俩在外面忙活，问题应该不大。哦，也不一定。”鹤唳露出个诡异的笑，“我俩这年纪的妹子也没有哦……”

“什么意思？”左颜有些不安。

“异族每至一处，必杀光丁壮，奸淫妇孺，唯老弱有苟且偷生之可能。”青山解释道，转眼间他已经喝了一碗，垂眸盛第二碗，一边盛一边冷声决定，“不留。”他瞥了鹤唳一眼。

这杂烩肉糊味道说不出的怪，但是又有盐的新鲜，对于这个情景来讲已经是美味了，两人都吃得很欢快，很给面子。

“哎呀，你不要那么敏感嘛……”鹤唳咬着碗沿哧哧发笑，“就算真来了，我也可以跑嘛，有你老婆殿后。”

左颜：“……”

她叹息一声，还是决定自救：“既然不留，我们吃完就出发，还是能赶在金兵前面的。”

“不用那么着急，昨天他们刚占了开封，没那么快追出来。”鹤唳等

他们吃完，收拾了锅碗，“先看看情况，虽然我的推断基本不大可能错，但是既然这儿没被人屠光，代表还是有点安全度的。我好不容易把这里捣饬成了这样，转头就走，改天人家户主回来，还以为遇到田螺姑娘了呢！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这家人死光了……”左颜叹息，“根本没什么户主。”

“那便宜陌生人就更不行了！凭什么呀？我鹤唳让谁占过便宜？哼！”

“……”左颜沉默着去铺草席。

鹤唳看她铺了一张要铺第二张，阻止道：“好了，一张够了。”

“啊？”

“我不睡。”

“嗯？”

鹤唳慢吞吞地把四周散落的干树枝都捡起来，堆在脚边：“守个夜咯，不守哪敢睡啊，进来只狼是吃你还是吃我啊？”

左颜闻言站起来：“我们一人半夜吧！”

鹤唳无声地上下扫视她。

左颜脸红：“我知道我没什么大用，但是你不睡怎么可以？”

“你最应该睡，明天我到马上去补眠，你得负责牵马，懂？还有你！”鹤唳指着站在一边扶着门框的青山，表情阴沉，“老实休息，不准装睡！”

青山没什么表示，进了屋子。

鹤唳的精力一向旺盛，她坐在院中的火堆前，先锻炼了一会儿消消食，随后便磨皮子、磨刀子消磨时间，等都做完了，便灭了火堆，缩在角落阴影处，闭眼假寐。

铮！

一声剑的轻吟忽然响起，划破深夜的寂静，随后一个轻若无物的落地声在不远处响起，伴着布鞋摩擦土地的沙沙声。

布鞋声音未消，又有砖瓦轻触声响起，一个人自她头顶落下，似乎没发现院中有人，转眼便与先到的人交起手来，刀剑相交的声音清亮刺耳，锵锵锵三声后，忽然停了。

又有第三个人推开了院门，破旧的栅栏吱呀一声，那人似乎站在那儿

没进来。

鹤唳屏息，微微睁眼看着眼前的情况。

三个人分别站在院子的三个角落。

离她最近的人背对着她，头顶扎着发髻，个子不高，少年般清瘦，手里却拿着一把长柄大刀，月色下，可以看到刀身上有着极为精致的纹路，显然价值不菲。

而不远处院子中心站着的人手持一柄剑，高大修长，头上戴着一个书生帽，衣袂飘飘，因为背光，看不清脸，但光从扮相看，没一点颜值是不敢这么打扮的。

院门处手扶着栅栏的人则正常许多……一身黑色的修身夜行服，头戴斗笠，交叉背着两柄中等长度的剑，他另一只手拉下了面罩，但依然看不清脸。

三人沉默对峙着，却没什么恶意。

背对鹤唳的长刀少年先开口了：“武举书生丁清华？”

戴着书生帽的青年声音带笑，文质彬彬：“正是在下，敢问这位少年英雄可是庐州叶家门人？”

“哼，叶斯！”

鹤唳：Yes？！什么情况？可他是谁？

“叶少侠，叶氏三十六刀创始人叶老是你的……”

“我爷爷！”

咦？鹤唳眨眨眼，忽然一阵笑意涌来，硬生生憋下去，她下意识地以为那少年在说“yes”，心里正猜这货是哪个小伙伴，却没想到这小伙姓叶名斯。

两人互报了名号，都望向第三人——黑衣人。

黑衣人沉默半晌，道：“庄乔。”

“庄乔？双刃庄乔？”少侠叶斯惊讶地道，“传闻是你杀了行在的贪官李庸，可是真的？”

“嗯。”

“久仰久仰！”叶斯很是高兴，刚才刻意压低装成熟的声音也嘹亮了起来，他激动地往前走了一步，长刀在夜色下一闪一闪的，“兀术？”

场面一静。

鹤唳心下一动，兀术，不就是在开封驻守的金国将军吗，对抗南宋的主力，全南宋的头号公敌，是比金国皇帝还要可怕的存在，这三个人出现在这儿是什么意思？

“呵！”书生丁清华挥了个剑花，笑了一声，“嗯，兀术。”

庄乔走了进来，合上栅栏门，也沉声肯定：“兀术。”

三人似乎是达成了什么共识，都笑了起来，各自收起武器。

他们要刺杀兀术。

鹤唳确定了这一点，一面佩服他们的情操高尚，一面却想着，千万不能让青山听到！

作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刺客，他很有可能会加入的！

她闭上眼，强行隐藏气息，假装自己不存在。

她刚屏住呼吸，就听到丁清华的声音忽然向这边传来，轻柔却不容置疑：“深夜叨扰，望主人家原谅，吾等并无恶意。”

鹤唳：“……”别说话了，已经够打扰了，就假装没看到我不行吗？